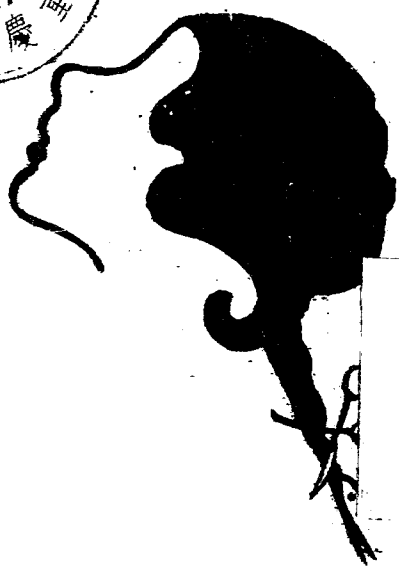


獻給母親的詩

羅汀尼



獻
給
母
親
的
詩

假如我能現在沒有太鋒銳的劇痛離開生活，那對於我倒挺好的

——白朗底，簡愛自傳

我琴弦斷了時，我祇有心里的音樂

——太戈爾，春之循環

目錄

冬	1
夜街	4
祭	7
盲丐女 (冬底插曲之一)	11
默念	14
燈	17
誕	19
更夫 (冬底插曲之二)	22
沙原——自己底歌 (二十週年誕生自作)	25
鐵，油	29
夜殘吟 (冬底插曲之三)	31
獻給母親的詩	34
秋	37
影背上的墨跡	39

遙寄	4
春	43
詩人	45
夜雨篇	47
夢	49
秋天的信簡	51
縱火者	54
掘墓人	55
遼東河之約	56
影子	58
影子另一章	60
雲	61
我們	62
磨子	64
月	66
走呵，卡上莎 （朗爾詩）	68



十月了，園圃里凋謝了最後的花朵
看樹底葉子紛紛散落在地上

山岳在風霜里也憔悴了

飄洒在古中國天際上的雲（血）呀
如今在原野上積壓了七年

像煙幕似的，乳霧彌漫在土壤上
儘會把四週的方向給罩住了

但人底意象還是有遠景的
我們依然辨出了這世間底善與惡……

殘敗和凋零里，莫忘記了松，杉，扁柏……

多霧的日子不是從今天開始的

聽朔風滲帶起苦難者底啜泣

有人對問多見不也文

這茫茫地寒凍的路呵

讓旅行者瞭解你——

那白雪底下，掩飾着污濁的渣滓

日子像孕婦一般地沉默着

她爲春天懷育起一篇讚美的詩

這山巖上，細聽起那丁丁伐木的聲響

冷擅地，我捧緊了涅克拉紹夫底小冊

凝望着眼前三條命運艱苦的道路呵

我底心給達利亞底淚掩沉了 駐

.....

嗨，無花的草葉和枯死的樹木

護朔風凶狎地摧殘去罷

你憔悴的山岳和村莊哪

讓霧，霜，雪……封鎖罷
在這缺乏真實和溫暖的人間
我們靜待着，陽春不會遙遠的

註：「嚴寒通紅的鼻子」中女主人公

夜街

古柳又震顫地擱過了
落葉從暗角處，伴着你底低微的嘆息
你啊，仍還留連在這十字路上

夜，把你拌飾得多麼美麗

聽說你還有海一樣的寥廓哪
你，像一顆常綠樹一樣

爲人們綻放出了無盡的歡樂

讓每夜紛紛飛來的狂蜂

爬回你底莖幹上而吮盡了

那含貯起的青春的蜜汁

捶磨在長夜里

聽微風在樹尖上輕柔地飄吹

你呵，永遠是誘惑和乞憐地等待着

你底眸子，仁慈地顧盼着沉寥的四週

你底笑臉，悄悄地告訴着自己說

——那是靈魂又在哭泣的時候

啊，你長年隱忍着的遍體的傷痕

是這天上數不盡的星子哪

太陽曾送給你一份光和溫暖

你却像梟鳥和夜鶯一樣

白天居藏在窠穴里

像生活永遠繫住了黑夜的凋零

你却把自己底悲哀向誰去低訴呢

誰再苦思了，年年

那用笑與歌裏成了你底恥辱

舉別再懺悔，你卡特麗娜犯罪的心呵

誰？冬夜是最漫長的

註

用尺傾在牆上，未完的自己底夢

幾多裏邊村的雞聲在啼唱了，心靜了，信

靜靜地開眼睜來，用堅忍的等待

靜靜地傾在牆上，日出呵

靜靜地傾在牆上，日出呵

靜靜地傾在牆上，日出呵，大雷雨「中女主人公

白天傾在牆上，日出呵

靜靜地傾在牆上，日出呵

太靜了，傾在牆上，日出呵

靜靜地傾在牆上，日出呵

靜靜地傾在牆上，日出呵

靜靜地傾在牆上，日出呵

靜靜地傾在牆上，日出呵

靜靜地傾在牆上，日出呵

靜靜地傾在牆上，日出呵

祭

馱着生活的磨盤
爬過了三世艱辛的路
如今你撒下多少煩惱
却負了生活的債而逃亡了

把血和汗，淚的纖維三寸

爲自己編織起一隻永固的眠床

你呵，沒有了戀情

再回顧這千繚繞的人間世嗎

或者你懂得人們都有權利

機世組的離亂底不覺到沉默與安息

然而命運的

是極樞機間萬起來的新芽出了
你底前頭正藏起了鮮紅的曙光

你，抖擻在牟月的暴風雨中

將吸吸着由人性之花架溢出了的靈漿

然而命運的魔手

攀折去了你底生命底纖蒂

如昔地，我曾親眼看見過——

無數的石榴花都開了，謝了，落了……

是誰底鋤頭，深深掘開了那

掩覆住了你底三世的忍耐

像星星限落在黑色的土里

你也曾翻起那生命最後一次的閃爍

但如今，棲止在冥暗的地靈底下

你該唱哪年輪在苦忙中轉完了

時辰，剎間也不會為你重返過

山窪是這般地冷落，你將永遠伴守着它

瞧這草葉上的露水

還閃耀起你訴說人生的一個比喻

呵，爲了你精神和記憶的窮乏

聽野杜鵑在哭泣一隻蟻螞

悄悄地輾死在時間的齒輪底下

沒有帶來鮮豔的花環，請恕我

沒有一句讚美與輓歌

也沒有豎一方碑碣

來刻誌着你誇揚的史迹呀

祇祝福你，如今在你底人間——

尋到了一塊暗濕的土壤

帶去了一場不醒的夢

和那留下的是永遠的遺忘哪……

不，信賴你底靈魂會如此地永生

不信賴，你會結束了。

這兒長長的災難的旅程

講向忠實於生活的人們腳前

你儘情去懺悔罷。

看時間滅不了。

一朵用堅貞培養起來的花蕾

着穿行在生死門限上的

一具向醜惡犯罪的屍骸

它還是永遠活着的哪。

盲丐女

冬底插曲之一

靜，填佈在你底感性的季節上

如今你更抖顫地拖起了步子

靜肅地鋪起在你底前面的

是無邊嚴寒的道路呀

薄一根斷裂的蘆桿，你

將摸索到它底盡頭去嗎

瞧不見漫天飄落下來的雪花

已經簪滿在你底髮上

凜風吹瘦了山巒，也吹瘦了你底膽子

赤凍的腳踟躕在雪地上

一步一個印迹……

苔蘚的藤片底下

永遠裹住了二顆沉重的心

在冥暗中：你哼起一支低的悲歌
輕輕地飛消在冷風里……

扭不開記憶的鎖門

讓它緊藏起那難解的冤訴啊

朝夜：你懷念着——

一把火柴：一家施善的門戶

但你也曾懷念過——

那鬥爭：幻象：夢：底顏色嗎

請記住：這霜雪天的明朝呀

春天底夢將會來的

然而你底世間

沒有燈，也沒有花朵和溫暖……

樹梢林：凜風刮奏在你底耳邊

析樞的雨響又喚起了寒寂

如今你感覺這是將臨的夜

按着早晨的餓肚默念着——

晦，不遠罷，會有一個糧夜肉茅着

——

——

——

——

——

——

——

——

——

——

——

——

——

——

——

——

——

——

——

默念

皈依在神底祭壇跟前

低頭凝視着搖曳起蠟燭底火焰

如今，我默念着你……

請別把心願的誓言

扔向那猜疑的苦難里去呵

記得嗎，有午夜長庚星底眼睛

爲我們作過證了

漫長的火綫底下

你像迷林的羔子一樣

帶着滿身的期盼向我奔來

於是沉默地——

我們離開了那腥紅的事都

秋風河岸是枯禿的

我記起暮色底下

古渡頭鉅下了南行的船

那時感謝你爲我衷心地檢起了

從楓樹上飄落下來的小

一片塗滿血液的紅藥，於是

讓我戀起了眼前母性的天，海，草原……

月黑頭，跟着山寺的鳴鐘

我曾偷聽過你輕輕地哼起了「流亡者之夜歌」

但我懂得，從必弦拉出來的

是誰底靈魂又在激盪了……

倘若我們踴躍在鐵欄邊

再伴守一度夜的寒月

不要忘記，佩帶着你底心愛陶毛瑟槍

沉默地，臨坐在你底身邊

讓我抖動起兩手再給它一次洗擦

不要，嚙注你淨澄燃燒的眸子

不要，讓苦淚流過了你底笑渦

再不要，讓細柔的火鏵烙近我底臉子了
依然讓我們訴說着兩個孩子底夢呵

嚙，沉重地，日子裝上的鉄蹄

如今在中原奔竄過六年了

歸來，你迷林的燕子哪

中原土地上，戰爭爲我們茁起了新芽

你該帶着滿身的歌與笑向我奔來

那時，讓我們溫習着兩個孩子底夢

讓我們細數着仇恨在誰底天靈上

給踐踏下的那些湛深的印子哪

然而，椰櫚和咀咒都是無用的

記得嗎，有午夜長庚星底眼睛

爲我們作過證了

燈

永恆地棲止於茫茫的黝黯中

在歷史前面呈顯出了那一份真實

嬰兒會懂得用手來撫摸你

長夜中探索的人們全部在期盼你

你呵，請把那一顆火的種子施捨給人類罷

莫讓夜搶走了物類底影子

你在孤寂海岸的塔上指引着遠航的船

你在風雨後的山林中遙遠地——

爲旅行者綻放掛了一架信念的紅花

把人底希望安置在那一朵火焰上

你祕默地燃起了千百們夜底夢來

將生命的驛道上，讓我們來點上明燈罷

暖安一站一站地，照射着那無盡的甜香
像那無盡的甜香，像那無盡的甜香

朝着你底方向，像那無盡的甜香，像那無盡的甜香

讓我們脫出那陰暗的地獄飛來

像獲得自己底戀人一樣，像獲得自己底戀人一樣

相信我們無窮，擁抱，擁抱，擁抱

不願生命給悠長的夜桎梏起來，不願生命給悠長的夜桎梏起來

祇願在這剎間，作一個殉難的蛾子

像那無盡的甜香，像那無盡的甜香，像那無盡的甜香

像那無盡的甜香，像那無盡的甜香，像那無盡的甜香

像那無盡的甜香，像那無盡的甜香，像那無盡的甜香

像那無盡的甜香，像那無盡的甜香，像那無盡的甜香

像那無盡的甜香，像那無盡的甜香，像那無盡的甜香

獻

而今，誕

像三片落葉，已從樹梢飄落，

也像一粒種子似的投向了大地

從沒有光和音響的世界，

母親把你引向到寂森羅萬象里，

你，最能懂得，

這人間是一個苦刑的環嗎？

因為從胎胞里脫出來

你呱呱地哭泣着你的降生了

從神性和獸性中間，

你攜帶着音樂，詩，愛情與創造的胚子走來

你也攜帶着血汗，骨肉，眼淚與靈魂走來了

親啊，你新的誕生，

無限的空間送給你的呼吸

太陽送給了你光和熱
大自然送給你一個生活的搖籃

告訴你，這是你所屬的時代和宇

今天，你開始聽到這裡的聲音

看到了這裡的形和影

請忠實地去愛纏着

人底天靈上那一座理想的熔爐呵

讓它熊熊地，煅成一個生命的結晶

莫嘆息你底日子有晝夜莫怨你底前途有高低呵

但是你要爬，走，跑——摸着原始的動脈

那一天，拉起了人底劇場上新的序幕來

讓你儘情去了解愛，恨，悔的分度

如今，請挽住一分一秒的時刻

讓一顆人性的幼芽，在廢墟上慢慢地成長罷。
請把一切懷疑與咀咒的都摔掉去。
那無限的歌與笑是屬於未來的。

更夫 冬底插曲之二

冬天的食糧

逼你挨磨過日子最寂寞的時

這峭寒的暗角處

聽凜風吹起了牧笛的曲子

鳴鵲在林間催問着夜的時刻

斗篷上披起了星月

你却踏着黎明的路綫

每夜，一支輕慢的脚步聲

迴響在這條深長的陰巷！

古鎮上一陣犬聲

逗不起你底欣閑的情致哪

縮瑟起頭，你沉默地追尋着太陽底影子

如今人間回到甜夢里去了

一個古銀的鐮，你將敲破午夜的派寥
那高樓上的囑語嗎

跟着響聲閉一下睡眠

相待着寒星的沉落

巡禮似的，撇過了每家嚴閉的門

然而，心却在一間茅屋的家——

酒着肚腸的妻兒們

在碎爛的棕蓆底下

該睡得酣熟罷……

那人類天靈上所憧憬的

上帝已爲你安置在東方的天邊

但誰懂得你嗎，打更的人

在無邊的沉靜處……

你激起那原始的聲音……

虔心地召喚起無數親愛的人們
從夜底深處醒來……

沙原——自己底歌

——二十週年誕生日作——

綰帶起破裂的帳蓬

背負着自己底固執的信念

我曾渡過了多少個遼遠世紀的夜

感謝一天的勞累

讓我鑄起一個玳瑁的套環

默默地把它圈在歷書上

——來極枯着一晝夜的時刻

呵二十年，卻讓它殷紅地結成了

那一長吊扭不開的命運的鐵鏈

沙原上，我底足印是一條直綫

那樣湛深地，一步留下了一個勇氣

看陽光照射着白雲在天邊穿透

我終年地苦戀着自由的影子是遙遠的

年年，聽風砂旋過了凶狠的嘯吼

我底語言和歌唱是這樣地瘡啞

.....

如今我穿行在膩軟的高峯上

遙瞻起，灰黯的世路還是漫長的呵

然而不迴避命數的擊射

我還是繼續地走着，不停腳.....

是無數滴血，汗，淚灌肥了你

——粒細微的砂子呵

你長年地載起了那朝山入艱辛的芒履

如今，祝福一棵新的誕生

你會爲我孕育着！

一支善的源流

一畦苗放眞和美的土壤嗎

把一切昨夜的悲哀沉溺

讓我迴響地拆下

那絆住在生活上的荆棘

呵這里，我把泥砂作成了殮衣

對於天靈褻瀆的渣滓

和最後宿命的懺語

一齊把它葬埋得深深地

踏上第一步自己底路，今天

我從新撤下了愿望，火，與戀情……

背負着一頁創製的樂譜

沿途上我朗誦着自然的賦予

綰帶起一冊生活瑰麗的圖畫

如今我激情地翻起了第一課——

歲月是沙漠的旅程

生命是沙漠的駱駝

希望是沙漠上的淘金者

黎明之歌頌，是沙漠上午夜的風暴

.....

鐵，油

像孿生的兄弟似的

你們寄長在愛與和平的犧牲里面

捧着一切恐懼，破壞，和死亡的質素

而投向了法西斯惡魔底心海

爲它瘋狂狂進，去劫取那兩個半圓形的灰質

唆使惡魔撕毀了人類崇高的契約，你想——

把世界寫成一紙殉難者的名單

把歲月都塗上赭色的血

把善與良心墮落到原子里去……

沒有秤，斗，和尺子

來計算着你底罪行的分量

土地上祇有你鐵的聲響，和油的氣息

但是，告訴——

鎖與鐵線拴不住復仇的意志
火與電流燒不枯人類底血呵
祇有在無數反抗行列中的奴隸
他們底手纔是永遠握緊着
他們底心纔是永遠沸騰着的

把你投向到反毀滅里面去，如今
人們用仇恨來洗滌你全體的污跡
明天，在法西斯魔徒底墳墓前
你該重新創造起幸福的生活來
——爲人類，也爲了自己——

夜殘吟 冬底插曲之三

聽窗外，夜鶯喚起了一聲寒慄
芭蕉林中，簷檐零亂地叩響在心頭上
長久地我翻起了自己底像冊
神靈給反芻起一吊災難的記憶

凜風送進來一份冷凍的感情
我無心再去撥動起爐火，祇是
看瓶里的菊花又一瓣墜落在書案上
我走過去，摸住了銀鑄的鎖門
聽窗外雪地上一個人輕輕的款步聲
已趕着我漫長的旅程而前去了

背着羊脂燈，我審觀着自己底影子
古木的窗框內

禁錮起一個原始散髮的囚徒
陪，像幽靈流落在死的港口里
他默默地靜待着一隻出塵的帆

在長夜中，我把積年的詩頁
牢繫在牆角的洞簫上

愿它永遠地關閉起那一支無盡的戀曲

呵，我捧起懷里心愛的銀錶

停在靛色的日歷跟前

計算着從遺失在手指尖的

那一分一秒悸動的音響

將給予明朝又被撕毀的一小片紙頁

於是淚珠滴落在地板上……

許久了，沒有更鐘帶來時間的信息
土地上失去了生活真誠的交響

祇是風雨挾着冰雪

從屋的空隙處追襲進來了，於是

我堅信地握住了自己底筆，沒有一句懺語

祇愿生命的燈。在這陰沉的古屋中

永遠結起這一朵燭花：……

獻給母親的詩

如昔地，喇叭花爲我盛開在門籬上
從遙遠北海飛回來的，母親

春天的紫燕又一次向你叩問着平安

讓我把這一朵鮮花插在你底衣襟上罷
母親，請露出那一絲孩子的笑臉來呵
莫讓那一根生活的鏽針

再去挑動起陳年的往跡了

雖然它寂寞地伴着你，將度過五十個秋天

青春的夢，你做得那樣煩惡，苦惱地
爲着我們底家，你耐着性子

給炊，洗，縫——劃定了生活的程序
看嚴冬的霜雪，已經簪滿在你底髮上
初晴的澹澹掛在你底眼角上

嘉陵江上的波紋呵
湧向你底額前，你底臉上了……

像凸透鏡底下的焦點一樣

你底心永遠是灼熱的

你朝夜在饑荒。寒迫中思慮着

爲我們——你哺養着的一羣小鴿兒

但你是那樣情願地

讓他們在你底苦難中吸去了幸福呵

如今當我把頭枕在你底膝上，母親

讓我儘情地懺悔去罷

記念你，我從沒在沉默中珍惜過這一份熱淚

在這年代的風霜里，母親

讓我一世作爲你底生命的手杖

而給你分担着生活的憂慮和悲哀呵

來，請扶着我底臂跋涉向天涯去
每天，我得穿過幾處陌生的人家
向他們討取一點餘剩的溫暖呈獻給你，母親

秋

秋天際曳起了第一聲哀鴻
我底手緊緊地握住了

這一棵多麼赤窮的白楊樹呵

莖幹上拉起赤條條的弦子

儘日讓寒風撥動起那古老的呼喚

——說，意志永遠是不會枯禿的

樹林沉默地在靜待着嚴寒

不願一片敗葉寄長在身上

我們走到隴場上，感謝憔悴了的大地的母親

這茫茫金色的禾穗

是她曾以熾烈的熱情孕養出來的

每天，我們聽到一個熟稔的聲音在說

——向自己生命的園林中，孩子

——你們曾獲得了多少收成

看蘆葦黃了，楓樹也長紅了

葉子一片片地向寂寞中零落

它們跟着秋水飄向天涯去

如今我走進架着葡萄的棚林

聽蟋蟀在舉行一席低微的伴奏

於是我擷下一顆

領嘗到秋的汁味還是甜的……

我把枯枝插在褪色的土地上

期盼着它還有無盡的香和醉

在每一棵無花樹底根前

我用鋤鍬翻鬆起上面的砂泥

聽着鐵和土接觸的聲響、我默念着——

一朵花、要爲着一顆種子而凋謝呵

但一顆種子，又準備了明春無數朵新花

影背上的墨跡

虛漠從未欺騙過一顆熱情的心
多少次的希望，謝與了這一刻間的苦笑
是誰吹熄了我底生活上的燭火呵
在那里偷去了我底光明，自由，與活動……

幻象攜帶我走過長長曲折的路
如今似風霜里的細草被留下的

——祇一張灰色的標本了

記往昔，我會把心願常着待播的園地
皈依在神底十字架前

我默默地埋下了終年的懺悔

讓血汗安瀾在無邊的猜疑里去罷
你以湛深的眸子，諦聽這人生的太息

秋雨中，芭蕉林之夜曲又輕輕地奏響了
像另一種聲音在召喚着說

——愛與真門爭還未曾憔悴哩

甜蜜與酸苦的感情，任它貯藏在心底

一連串的災難會使靈魂倔強起來

這一棵枯枝上。有無數的花雷在準備發芽了
祇信賴着未來，還有無數個春天……

遙 寄

不聽見你沙原上輕朗的歌吟聲

如今讓我屈指再計算起流年

呵飛遠了，你召不圓的小燕

記得多少個年辰

我爲你愛護起這屋椽上留下的空窠哪

今朝，愿我向祖國底領空遠飛吧

把人民底期望都交付你

把艱辛，血肉，創痛也全都帶去

遨遊在廢墟的火餘中，每夜

我夢見你像野鹿馳騁在叛門的曠野——

火藥氣塗透了你底衣裙

敵人底血抹紅了你底臉頰，你底嘴唇上

迎着夜的暴風雨
一點一點，抹洗着死難者底血跡
掠過重重的封鎖綫
讓貪饞的鼠眼們信賴着
支那底女兒是不懂得妥協的……
但願明春呵！你飛去的小燕
請沿着中原自由的土地歸來
那時，我們感謝你——
攜帶來四萬萬份勝利的碩果
攜帶來短鬚底頭
攜帶來民族最後的笑……

春

日子在濃霧里過去了……

奔放吧，你草原上野性的自由呵

看反鬥的火花，已含苞在我們底心里

懷起滿控的溫情，風

儘向開花的地方吹

向農人底犁鋤上面吹

吹動了一年間新的生活從這兒開始了

晰晰的聲燕跟着春天飛來

詩人們齊把詩頁交給了大地，如今

任它們來歌唱這無盡的讚美吧

春呵，向人間呈獻了一支綠色的杯子

來，讓我們飽啖這注滿生命的液汁

雙頰上抹紅了胭脂

每一朵花都是懂得風情的

那樣羞怯地，她們向陌生的人們含笑
今朝，讓我們踽行到花叢的深處

伴着殷勤的蝶蜂

來溫存你絢爛的一朵

聽流灘上響起了浣衣女底杵聲

一次又一次地，掀不破烏蟲們底私語

看老牯老終日緩步在水田中

它在懷念着明天

這兒撒下的希望的種子……

詩人

生活在戰鬥的節奏里

人們把你安置在曲譜上抒唱起來

你神靈是穿織的無沿的巨網

給溶撈了這宇宙間的

一切音，色，形象和動作……

投在大地的畫紙上

你用生命的血塗寫着紅字

在時間的鍵上

用汗與淚滴成那鋼硬的韻律

飄泊在風塵中，把一綫光

施給你路旁饑渴的人們去呵

但淘金似的，白夜

給過遭捏緊了你底嘔惡的心

讓世人底苦磨你全承領罷，詩人

讓冷漠，煩惡……註定了你一世的生活

永遠地，綰帶起變激的喉頭

那是乞人自己底蘆管

嗅着黎明，踽踽地

向天涯之角隅而歌吹去

爲了戀愛人生，詩人

把人的花朵，裝亮起你底生活上的枝節

把善的感情，滲流在年月的程序上

把理性的憧憬，都飛翔到天外去呵

但霜雪天有你底熱情

鬥爭里有你底愛情

曲譜里面所抒唱的人哪

祝福世紀誕生了——真正的你

夜雨篇

黑色的幔已鋪近了，深了
荒窪里熄滅了最後閃爍着的
無數生命的屍骸燃起的磷火
但人們還在沉睡著，沉睡著
夜可，不要貪睡了我們底大地之母……

金鞭勁激地抽在頂上
一陣陣嘯吼聲召齊了烏雲
不息地，屋瓦上打起凌亂狂噪的音響
於是我們劃起了火柴
在風雨底下辨識人類底路

尋不見太陽，月亮，和星星底影子
每個生命都在黑夜里匍匐着……

聽夜的波瀾激打着彼岸，我沉默了
祇愿理想的船前航呵

莫逆流向那往日啓錠的渡頭去

大地長久在浙瀝着，咆哮着

這里找不到一份寧靜，同情和援助

讓人們還是蒙緊着被蓋罷

齊忘去這夜的日子，夜的生活

請莫再問颶風爲什麼搖撼着樹林

請莫再問狂雨爲什麼摧落了花朵

這原是夜的暴風雨時代

夢

踱過輕縹緲的暮靄來拜訪你
我是一直摸索夜的路走來
看秋夜的寒風吹綠了原野
吹落了花朵含笑在人們底臉上

大地鋪起了一張無際的宴棹
一切美酒與酒杯在這里都準備齊了
太陽我們燃起了一盞明燈
田主爲我們煮出了千百樣的美餚
池子是我們底酒杯
我們底酒盛在海，湖，河里

從囁語中聽起自己輕朗的吟笑
我們以火把，旗幟，利劍……

裝飾起美麗的夢來

迎着夜風雨飄逐到荒原去

從煉獄中奔向那無沿的黑海

祇有夢國底日子才不是脆弱的

罪惡的叛徒們齊向夢里來罷

太陽和空氣并不拒絕你們

愿今天，化一隻輕標的鴿飛呵

向子夜的天河飛遠去

帶着黎明的哨子……

秋天的信簡

憑靠在落葉的窗前

我拆開一片小小的緋色紙

看秋天的雁又飛過了江南——

筆跡里寫上了你底熟稔的容顏

我默默地望着它

聽聽你一句句叮囑聲顫動了紙頁

感謝你——

白手絹包起了你底一腔赤色的心跡

包起那無盡輕柔的語言

而撫摸着我靈魂的傷口

你說——

這兒的砲火響得正濃

這兒的楓葉也長得正紅呵……

一聲笑，一滴淚，讓它儘量地流瀉在筆尖上
在這里，我看見戰場上壯麗的圓樁
我聽到槍，砲，號角奏起的管弦樂
.....

這旁邊，是誰鮮明的劃上了曲線
這接連射出的橄欖號

是誰贈予我的兩枝嬌喧的火苗

你說——

我朝夜還看自己底毛瑟槍，像握住了你
你說——

看西風沒收的殘陽一朵獨萎花

我朝夜懷念起远方的太陽.....

呵，我讀着一點點的黑字橫爬在譜紙上

那是你智慧的手譜寫成的音符的記號

如今從遙遠的火里把它遞給了我

我祇用這蒼涼的心來歌唱着它。

感謝檐滴爲我打起了節拍

向窗外茫茫的天邊

我唱起了一曲復仇的誓言

給縱火者

在實驗室里，你們底試驗成功了嗎？

——那一顆葬滅人性的炸彈

鍊錘拴住起人類底末日

把火燄的記號呈列在無沿的空間上

屍骸堆成的山岳

海洋中蓄起人類底血

——啊，你們把世界塗成這一個新的圖象

今天，把一切所貪慾的

齊堆聚在你們底火藥庫房里去罷

但奴隸們在唱頌它出軌了——

那三輛綰帶起無數廂狂妄的火車頭

掘墓人

疏落的荒陬上

用你底尖硬的鐵鋤

勁力地掘起那無數人們底悲哀

不問醜惡和榮譽，都把它掩埋得深深地

然而你永遠看不見，掘墓的人呵

這大地上還有你底墳

濠叟河之約

穿過五月夜的叢林

你挾着琴譜悉沙地走來

聽水磨車預奏起的一部「安魂曲」

流水把夜底寒霧帶來了

對岸已瞧不見遠方的野燒

於是，我們用心底火簇點燃了一篇「紅豆辭」……

請別用你底目光久久地射着我呵

使我已感到生活的羞澀

然而從你沉靜的眸子裏，如今

我已探聽出了春天的消息

任落葉拍打在我們底髮上罷

任星子在頭上竊笑兩個尋夢人底囁語
但，別再靜聽我們底心跳動了沉默
看月亮快巡過樹梢來了

今夜，不想低訴給你淡素的生活
祇拘給你，我心里久蓄起的一控誓言
靠近些，讓我們底嘴唇啓封得緊緊地
再讓一句懺悔漏出來……

影子

你，祇有你最了解我的黑衣人
在太陽和星月底下

在燈前，和在綠色的篝火堆里
不用叮囑，我們是有一致的行動呵

當黎明到來，你底足踝觸着了我底
那時，迎向一個嫣紅的火球

我領帶你跋涉到東方的草原去
待夕陽墜落下西山

讓我底足踝又觸着你底了
依然步着我們一貫的路

你領帶我逃避那上弦的月亮去嗎

在寂寞的生涯中

我們從不曾感到夜行的孤獨
走向萬里塵土

你依然衷情地追蹤着我底步子
然而當我擁抱你時，祇一把空虛阿！

影子另章

在妝台鏡前我認識了你

也認識了自己底存在

今朝剷掉滿臉的塵積

讓我把你拌飾得美麗些罷

別大意你底面影跟我底一齊憔悴了

你眉間如鏡底底，已記載起我們底辛勞

我強逼你底雙目的光，射起的一團沉默的憤怒

但我已了解你心底藏着火燄的缸子

到明淨的池畔喝一口清泉水罷

那時讓我偷偷地，來親吻你一次嘴唇

雲

是誰把棉絮紛紜那輕柔
一片一片地鋪撒在天地上
給它隔住了千里外望子思家

像人底潔白的希望

失却了重心似的向前飄浮
但願它飄向北海，飄向雲外去呵
——駕着原始的召喚

儘是變幻的魔形扮演在我們底頭，
那一朵朵的空虛中

還炫耀起人類底驕傲和榮譽哩
瞧見嗎，鳥層層的後面總是永恆的光
道里，祇靜待一剎間的風颯吹來

我們

仇恨在血流里滋養熟了

站隴來，一切被抑壓的生靈們

如昔地，排起那長長的奴性的行列

抽搐地拖帶起沉古的鎖鏈

跪在腐已底土地上臨待永劫的絞殺嗎

這是工具的人性扮演的時代

誰拓下這廣遼的刑場

給縊死了人類底愛，權力，與自由……

誰擬下這巨黑的數字——

鋼，油，土地，人底血……

呵誰，仍舊在把罪惡的種子

播撒在這畸圓形的土層上

醒來，一切受難的人們

起來呵，你倔強而善於理想的奴隸

用世紀末日的火熱

來，鑄一把解放的鑰匙

今天我們，血肉的同情者——！

美利堅，俄羅斯，英吉利

法蘭西，你馴默的卅字旗下的人質呵

從四方伸過手來

讓奴隸底臂膀，生死地挽緊在一起

聽祖國第一次的召喚

我們把血與頭顱匯成的海潮湧向前去

——向柏林，東京，羅馬湧去呀

我們底旗幟要插在自己底土地上

我們底喉嚨要唱出自己底歌

我們底流彈，投出了叛鬥的火花呀

我們底利劍，在無情地掙扎，反抗，迎擊呀

磨子

生命原來就像磨子一樣
在年底年數上儘轉着圓圈
磨底下撒出的是別人底希望啊
而自己祇留下了輾轉的嘆息

生活是雙層的壓榨嗎
從那里推走了人們底青春和歡樂
是誰在暗中催促過我們終日忙碌的呢
讓我們渾身抖起了年代的風霜

寄語你支撐磨盤的人
無休止的把着人類底命運
橫轉，順轉，聽憑你底手
在血汗的壓榨中把幸福全部吸去

但磨盤里碾不碎大地上每個善良的靈魂
而奴使和妓棍們的都一齊來罷
一顆明珠經得住多少次的磨擦

月

是金鑲而渾圓的裸體

緘默地伏貼在銀色的錦幔上

今夜，你矚起綢靜的眸子

細數着那密佈隨來的

——一點點晶亮閃爍的圍棋

夜深了

孩子們在夢中尋覓自己底童話——

你呵，牽起兩個人底紅線

向虛無縹渺中投奔去

廣寒宮永遠是一片幽靜

長年，誰把玉兔繫住在桂樹底下

任它流着淚，諦聽起一聲聲的烏夜啼

露正寒，靜午夜風吹起原始牧人底戀歌
你呵，請撒一絲溫情給予那遼邈的人
而這裡，一切喧攘都隱歿了
祇任你遍體的靈光，照着這世間的夢境
照着這土地上鋪起的
一幅善與惡比較的圖案

走呵，卡丘莎 (朗誦詩)

教堂底鐘聲響了

那是喚起皈依聖基督的聲音

走呵，卡丘莎 註一

奴隸底行列是那麽長長的

請把記憶里的鄙談忘了罷

因爲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別追問世間永遠是這般的嚴寒

到人們斯期盼的路又是多麼遙遠

然而你不息地走罷。卡丘莎

是的，人類底力量把你底嘴唇封住了

安置在你底日子里的

到處都是誘惑，驅逐，和拋棄……

你底眼里，到處是伸着罪惡的魔手

他們要擰住你向黑海中墜落，一次，兩次……

還記得嗎？狂歡的復活節的晚上

唱詩們底歌聲響徹了教堂

你賦以聖處女底誇揚來到人羣中

讓人們都默羨而祝福着

上帝把一切讚美的都贈予了你

那時，你劃着十字

向一個個乞丐們底臉上吻得那樣親熱

不，卡丘……

復活節你做了一個難辨的惡夢——

你夢見自己底愛給愛人踐踏了

你夢見自己底信賴和真節呵……

在一百個虛布底下毀掉……

宇宙是漆黑的，道路是漆黑的

暴君底心臟是埋藏着的鋼片

走呵，卡丘莎

這人問你已經懂得了

是誰的誘迫，給你選擇下

那保護你違反上帝的長期犯罪的生滑

誰的天靈上纔填滿了不可赦免的罪

呵誰，纔從你底生命的酒盃中滲放了毒藥

不，把眼淚約制起來，卡丘莎

還有人會了解你的

你是教堂的女兒，吉卜賽人底私生女

你底黑眼睛，永遠藏着的是無恥的聖潔

如今，監獄並沒有窒息了你底靈魂

這世間，受審的人已不再來審判你了

走罷，卡丘莎……

把流刑看着幸福，看着永生

如今你安詳地走

把奴隸們底命運連合在一起走呵
踏着那征服罪惡的整齋的步伐
同向西比尼亞的囚徒們生活起來
呵，你心里在想什麼呢，卡丘莎
甜醉的「哥列爾奇」的夢已經醒了
復活節的夜是多麼的黝黯和悲哀呀
是罷，堅強一點
別太信任慈善，別在懺悔者面前低泣
一切苦難上帝會替你清算的

風雪吹灑在荒涼的寒驛上
踏着茫茫的流過血的路綫走呵
無數上鏢的脚所踏起的沙塵伴着你們
重重葬埋人性的正義和秩序齊留在後面
別了，永遠延綿在冬夜的莫斯科
別了，三叩踐踏了愛的誓言的入羣

鐵鐐奏起了珂琅的音樂，卡丘

在聽到醜惡在向誰底良心上搥擊

人這在誰底天靈上復蘇了

走啊，別去計算路是那樣地長

明天，從遙遠的天邊

有贖罪的人會跟你同來

走啊，卡丘莎……

註一

註二

托爾斯泰「復活」中女主人公

一種捉迷藏的遊戲卡丘莎和公爵聶黑流道夫最初以

此互相示給了戀情

獻給母親的詩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者：羅汀尼

發行人：王余杞

印刷者：文化印務公司

萬縣電報路二一四號

總經售：讀者書屋

萬縣環城路一四六號

新生書店

萬縣二馬路一〇二號

每冊定價捌拾圓（外埠加郵）

一九四五年三月初版

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証圖書第一二七一號

82
609/17
11
X

每冊定價 2.00 元